

行走者

## 不凡的民俗小村落

刘长泰

几位朋友在喝茶聊天时生出一个想法，想游走几个民俗小村落。恰逢闲时，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出发了。

沿着滨海路出发的那天，天空蔚蓝，几片薄云飘在空中，远远望去天海一色。小车驶出黄渤海新区，朝着龙口行驶，目标是西河阳村。该村在南山大佛和蓬莱阁中间的龙口市诸由观镇，是黄水河畔一个不小的村落。这个村的哈瓦房、古槐树、龙街和古圩墙都有历史和传说。

西河阳村的祖先是在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下，被明朝朝廷强迁到此地建村的。大槐树是他们对家乡的思念，于是便在村中植下槐树。其中在村里贯穿南北的龙街上，一棵600年的老槐树，不仅枝繁叶茂，而且在树洞中又长出新树，旁边不远处还相伴一棵百年之上的小槐树。槐树形象地展现了母子相依、家族相续的情景。古槐树一直被人们称为“树镜”，被视为村中藏风纳水的吉祥之物。

明末清初之时，村中祖先们不再安于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耕种田地了，他们走出村庄，做起了买卖。生意兴隆，一发而不可收，涉及了作坊、店铺、食品加工、药业，甚至海运……商号遍布黄河南北，甚至拓展到海外，村里一度出现了一百多户经商的人家。村里老房子中的“吉元号”“同德店”都是商贾大户的标志。

说到老房子，西河阳村的老房子是黄县一带房屋的灵魂。那时，在外做生意的人，都把西河阳村看作是一块福地，他们把在外面挣的钱，带回家乡盖房子置地，积累家业。久而久之，西河阳村的老房子成为人们纷纷效仿的建筑，主宰了老黄县。老房子是前厅后室，正房连厢房附带围墙，颇为讲究的多重进庭的四合院结构，被称为“哈瓦房”。当时就有民谣：“黄县的房，栖霞的粮，蓬莱尽出好姑娘。”

进村后，我们直接步入龙街。站在龙街面向全村，似乎村中其他街巷都是由这里向外延伸的。街巷的几座老房子类似于博物馆，里面陈列着老物件。外面平整的墙壁上画着彩画，驻足细看墙壁，色彩斑斓的每一幅墙画都是一个故事，讲述着这个村的历史，记录着商贾们的传奇。

西河阳村真是一个让人深有感触的村落，“无商不活”，西河阳村人比别人先知先觉。村中那棵古槐树和防御捻军的古圩墙如果会说话，我们还可以站在它们面前听它们讲述过去的故事。

吃罢午饭，我们带着对西河阳村的敬意，向招远的孟格庄村出发了。

孟格庄村坐落于招远的辛庄镇，是胶东印刷业的鼻祖之地，是大书铺刘金贵和二书铺刘作信的故居，被称为江北出版业的摇篮。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既没有地理区位的优越，也没有大城市的辐射与映照，居然是印刷业的发祥地，听起来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带着新奇之心，我们走进了孟格庄村。

入村的路旁有一块醒目的招牌立于村头大牌坊的前面，上面写着“品百年书铺文化”，相当于一块广告牌。当人们看到这块招牌，在这个村里能看到什么心里就有数了。

此地孟氏建村后又迁徙，后刘氏迁入，村名沿用。至于这个村是如何成就了胶东印刷业，只要把刘金贵和刘作信的故事讲出来，也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也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清朝道光年间，村中的刘金贵挑担走村串巷，以卖笔墨纸砚和书为业，一串串脚印留在了招远、黄县、青岛等地。挑担的刘金贵很聪明，他逐渐地琢磨出了门道，弃担开店，在胶州设立了“诚文堂”书局，卖书兼承揽印刷之业。书局生意十分红火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大书铺”。子承父业，店号一度覆盖胶东半岛。

在“诚文堂”做伙计的同村人刘作信，以商会友，与一位南方商人关系甚密。清朝光绪年间，他辞职筹款，在潍县开了“诚文信”书局。那位南方商人与他合作，生意兴隆起来，被当地人称为“二书铺”。刘作信的书局不仅发展势头迅猛，还与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，甚至世界书局建立了业务往来。他最精彩的一笔是和同乡一起研制出了著名的“鸵鸟”牌墨水。“诚文堂”书局和“诚文信”书局从胶东走向九州，是响当当的招牌，至今在北京西单仍有“诚文”书店。许多图书馆都收藏了两大书局版本的图书。

孟格庄村，虽然说街巷长短不一，纵横交错，但老房子石垒地基，青砖砌墙，大有京城房屋结构的味道。村中东北部是大书铺的房子，东南部是二书铺的房子，连脊成片，风格相近，颇为规矩，显示出当年两大书铺事业的辉煌。我们游走于村中街巷，当年业绩突显人家的老宅，都在门前或是墙上挂有标牌，被视为文物，游人一目了然。

在孟格庄里品百年书铺文化，确实让人有一种儒雅的感觉，每走一处就像翻开一本书，老街巷、老房子，包括门簪、拴马孔、古井，还有车马胡同、洋灰胡同等景物，就像书中一行行油墨芳香的字，在人们眼前跳动。它无声地告诉人们，书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载体。由此，我想起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两句古诗。走出孟格庄时我心里还在想，刘氏的两位名人和其印刷事业，在传承中华文化上应有不可小视的地位。

到达莱州小草沟村时将近傍晚了。

小草沟村是莱州郭家店镇的一个小乡村，尽管它远望有山，近看有水，但不足以成为人们游山玩水的好地方。不过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为过去一直被视为“一穷二白”的小乡村带来了井喷式的发展机遇。他们在田园和乡愁上下功夫，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经济。

带着想象走入这个小乡村，在村里浏览了一圈儿，一处“大队客栈”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据说这个客栈是本村在北京创业的学子回乡亲手设计的，成为乡村风貌的核心。

大概是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，从客栈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直接把我们拽了过去。在这里，我们与村里人闲聊，揭开了小乡村远近闻名的底细。

原来这个小乡村，从“小草沟”起步，依靠交通便利、土质肥沃的优势，把果树、银杏树、田间蔬菜，还有吃住一体的民宿相融合，打造出具有田园和乡愁特色的乡村，留住了外来人的脚步……

带着满满的收获，我们走在返程的路上。在烟台，我们走过的小村落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有故事、有惊奇的村落。正是这些村落的汇聚，形成了烟台乡土文化的底色。

流年记

## 萨米脱

王东超

上个周五的傍晚，听到从楼下传来的吆喝声，我去小区门口买了几个喜欢吃的大面包。正准备回家时，突然看到一位骑着电动车的中年妇女在不远处停下，很麻利地在路边摆好电子秤，然后从电动车上搬下三箱大樱桃。我仔细一瞧，樱桃的颜色各异，分别是黑色、黄色、红色，而且果形很饱满，果柄的茬口都是新鲜的，显然是刚摘下来不久。她见我盯着樱桃看，就每一种抓了几个让我尝尝。

黑色的樱桃是“黑珍珠”，她说是甜口的，我尝了两个，不怎么甜，当然也不酸，用黄县话说就是“甜嘎嘎”。黄色的樱桃不用她介绍我都知道，是著名的品种“黄蜜”，口感甜蜜多汁，不过如果没有熟透，就有如同嚼蜡之感。最边上的樱桃个头最大，深红色的，果皮闪着亮光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大姐说是酸甜口的。我尝了一个，整个人立马支棱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味儿！酸甜可口，酸味和甜味缠绕着在口腔里肆虐，撩拨着味蕾，刺激着唾液腺。我自小就喜欢酸辣，去菜市场买辣椒，如果摊主说辣椒一点儿也不辣，我马上调头就走；如果卖橘子的人夸他的橘子光甜不酸，我也会扬长而去。在我看来，水果傻甜傻甜的并不可取，能带点酸头儿最好，酸之于甜，是激昂的前奏，是灵动的气韵，是万绿丛中那一点红，是玉雕件上的那一抹俏色。这种樱桃的酸甜味儿好像是为量身定做的。

我问大姐红色的樱桃多少钱一公斤，她说二十元。我说，这一箱有多少斤，她答道，说不准，大概有二公斤。我说，这一箱我全要了，能不能便宜点儿。她说，这种樱桃平时都卖十二三元，今天就摘了这么一点儿，不能再便宜了。眼看降价无望，我也就没再说什么。她称了一下樱桃，二公斤多，我付款全部买下。这种摘下来不久的樱桃，比水果店里卖得新鲜多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吃着樱桃，唱着歌，突然想起来光顾着好吃了，卖樱桃的大姐介绍这种樱桃的名字时说了三个字，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古人所说的“得鱼忘筌”“得意忘言”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我有一位朋友老家种着樱桃，她整天在朋友圈里推销樱桃。我拍了张照

片给她发了过去，半晌她回复说，她老家种的樱桃是美早，照片上的这种樱桃，她也说不出是啥品种。

端午节那天，我去石良镇上刘家村防火，那是一个很僻远的小山村，翻过山口就是蓬莱、栖霞。值守的村防火员是一位老大爷，84岁了，一张嘴露出硕果仅存的两颗牙，谈兴却挺浓。我问他果树种植情况，他说种了三亩大樱桃，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当年还是去烟台果树研究所买的苗，叫美早，结出的大樱桃当时黄县地儿不认，还要跑到烟台才能卖上价儿。今年樱桃便宜，他家的美早一公斤32元。一亩地收入不到两万，三亩地收入五万多元，虽然不比种苹果收入少，但是却比种苹果轻松多了。他还说，大樱桃有147种，他家里有书，经常研究呢。我突然想起前几天买的大樱桃，翻出照片让他帮着鉴定。老大爷端量半天，说这是“萨米脱”，头儿有点尖。

我赶紧用手机百度一下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！樱桃正式的商品名称叫“萨米脱”，是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夏地太平洋农业食品研究中心1986年推出的品种，是先锋和萨姆杂交培育而成。1989年芝罘区农林局引入该品种，在芝罘区苗圃栽植，后苗圃倒闭，该品种流入社会。烟台市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在进行“国内外大樱桃鲜食优良品种引种选育”项目研究期间，从生产中将该品种选出，2006年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。

“萨米脱”属优良的中晚熟甜樱桃品种，6月中下旬果实鲜红色时成熟，可延至果实深红色时采收。果实呈心脏形，果顶脐点较小，缝合线明显，缝合线一面较平，并在中下部有明显的浅凹，像大拇指按下一个小窝儿似的。果色艳丽，果面上分布着致密的黄色小点（金星），有光泽，像一颗颗心型红宝石。“萨米脱”果实极大，平均果重11—12克，最大可达18克。果肉呈粉红色，果肉比美早硬，肥厚多汁，风味绝佳，乃大樱桃中的珍品。

一个人，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一种幸福，而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樱桃，也算是一种“小确幸”吧。“萨米脱”，我会牢牢记住这个名字，明年春天，期待着再一次相遇。